

喇嘛湾
与老牛湾

赵健雄

将近40年前,我到乌兰察布日报社当编辑,第一次出差,就是去清水河县喇嘛湾,县名叫清水河乃历史遗存,实际上那时对岸库布其的黄沙,已无可阻挡地随风刮过来,形成一片接一片的荒漠,至于河里的水早就不清了。

相隔不远,有座那时使用了10年的黄河大铁桥,是自大同往塞上运煤的交通要道。卡车司机会在此地稍作休息,吃顿饭。

恐怕很少有记者来这个偏远的地方,见我们在黄河边晃悠,当地人多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至于到底为了什么报道任务去的,已不记得。

那座大桥上世纪末因为修万家寨水库拆了,或者是由于鄂尔多斯发现了质量更好的煤矿,储量大,开采速度又快,这条本来拥挤的通道难免渐趋冷清。

印象深刻的当年县城里的众多窑洞,有石窑也有土窑,目光所及处没有植被的山坡上,一座又一座,绵延而去,即便两地相隔不远,彼此看得到,喊一声也能听见,下山再上山碰个面却非易事。

那时并不知道,喇嘛湾的黄河渡口,古名君子津,据《水经注·河水》记载: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津。

如此品行高尚的小吏,恐怕自古不多,这才令桓帝惊讶与赞叹。

此行奔老牛湾而来,无非名气更大,据说是黄河与长城唯一的交集与平行处。修在黄河支流杨家川岸边山坡上的长城,与别处一样蜿蜒而行,从高处看下去,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气势,就像一条矮矮的土坎伏在那儿。

等下到岸边,城墙隐于山后看不见了,河底的土地呈龟裂状,杨家川几近干涸,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注入水量不大的黄河,据说是上游水库把水都截了,打算过几天再放下来。人类对自然的管控也和社会生活本身一样。

见到这般模样,尽管出乎意料,但谁又能说不是一种运气?看它赤裸的身躯,叫人震撼。这是千百年来哺育了我们的母亲河啊。

从前的黄河是多么纵情任性的一条河,目标伟大而如一,行进中百折不挠。就像眼前,在两岸绝壁间来回冲刷,形成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湾,又堆积出一块又一块小小的绿洲。

我们踩着有些松软的泥巴下到河底中央,看周遭四方别有一种味道,太阳渐渐沉到对面山崖后去了,自己的身子慢慢落在阴影里,心想:再多看一眼这不易得见、也许再也见不到了的风光吧。

然后,顺着原路返回高处,走至一半,回头见农人仍在夕光下收割,那么瘦小,时而低头挥镰,时而挺起身子,看上去就像历史渐渐远去的影子。

村中有不少旧居,其中一家是从前秀才的老宅,用片石作原料盖起的窑洞虽已残破不堪,塞满有用无用之物,但派头仍有,建筑构件门当、户对等,老人姓李,是那位秀才的后裔,腿坏了,费力地拄着拐杖出门迎客。平时一人独居难免寂寞,和来人说说话也好吧。

一位做旅游业的小哥陪着我们,他喜欢探究世界,说起几十年前未及亲临之事,多少有些神往,只是历史在他眼中,与我们这些当事人的感觉与记忆竟如此不同。一时也没法说服他,甚至无意这样做。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新的循环正在发生。那就让它像黄河在这里的沟沟湾湾中一样转悠吧,终归要冲出去的,千难万险也会归海。

我去过黄河入海口,一片看上去依然有点儿荒凉却平静的土地。那是它的未来,至于历经千万里冲撞的河水,汇入大海后,还分得清哪一滴来自哪里吗?

都在清水河县境内的喇嘛湾与老牛湾,相距并不很远,从前两地之间河道险恶,一般过路船只无法凭自己的能力通过,得在前者请当地的船民帮忙撑舵。

此刻无法体会这样的情境了,眼见为实,而目光所及处的水面波平浪静,近旁甚至没有水面,哦,黄河!

但周围整体自然环境确实变好了,远远近近都有了绿色,就连对岸的库布其也是这样。

微小说

鲍老

侯德云

一大早,我被手机铃声捅醒,迷迷瞪瞪接了。等我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鲍老,赶紧做热情状。

鲍老20年前就退休了,我几乎把他给忘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

鲍老比我更热情,一句一句把我全家都问到了,之后,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支吾了片刻才说,那什么,你知不知道李光辉的手机号呀?

原来这才是鲍老的正题。

我说,知道啊,鲍老,我给您查,查完告诉您,您把电话挂了吧。

我放下手机一看,嗨,才5点刚过。

很快就查到了。我把李光辉的手机号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然后给鲍老回电话。

我对数字天生缺乏敏感度,电话号码之类,永远别想看一眼就记住。

我给鲍老回电话,听见手机里说:“该用户已将手机设定为来电提醒模式。”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跟鲍老通上话,没个准数。

我给鲍老发了一条短信息,倒头又睡。我平常都是七点后才起床的。

鲍老再无任何动静。

这是7天前的事。谁知过了3天,还是一大早,鲍老又打来电话。鲍老说,你在哪里呢?我说,在家啊。鲍老说,我去看看你好不好?

我吓了一跳,赶紧哼哈地打岔,说那什么,我怎么敢劳您大驾来看我呀,改日我去看您哈,再说……

再说的意思是,这才几点啊,您真要上门,我会傻掉的,整整一天都会傻掉,但这想法只在脑子里溜达了一下,没敢说出口。

打了几声哈哈之后,我转入正题,鲍老,有事您尽管说,我能办的指定去办。

鲍老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连嗓门都降了下来,说,我就是想问李光辉的手机号。

我赶紧说,鲍老,我给您发过短信息了呀。

鲍老说,短信息?我不会看短信息啊。

我的天,这扯不扯。

我赶紧下床,寻找那张写了手机号的纸片,却没找到。

鉴于上回的教训,我说,鲍老,我再给您查,一分钟后,您给我打电话。

鲍老说,几分钟?

几分钟。

如此往来7个回合,我濒临绝望,改口说,两分钟。

鲍老说,好的,两分钟。

这回很顺利,两分钟后,也可能是3分钟后,我把李光辉的手机号告诉了鲍老。



我认识鲍老已经很多年了,那时我还不到30岁,在一家新闻单位上班。鲍老经常给我们写稿子。鲍老退休前负责精神文明工作,笔杆子上有些功夫。

鲍老跟我们熟悉了,便喜欢开些玩笑。

虽然趣事很多,但至今我还记得的已经寥寥,且都跟过年有关。

过年了,杀猪、炸油丸、蒸馒头、蒸豆包、做豆腐,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准备,精神层面的准备也不能没有,比如年画、福字,对联、鞭炮等,都得有,民俗嘛。

鲍老家每年的对联,都是他自己拟词自己写。院门、家门、屋门,都贴上。都是好词儿,发家致富、幸福安康什么的,用很黑的墨汁,很粗很壮地写上去,瞅着壮实,还喜庆。

鲍老家的猪圈、鸡窝、狗窝,也都贴着对联。这些对联的内容每年都一样,从不更改。

猪圈的内容我给忘了。鸡窝没忘,狗窝也没忘。

鸡窝上贴的是:金鸡满架蛋满窝,鸡蛋水我天天喝。

横批:连下大蛋。

狗窝上贴的是:白天打盹夜不眠,忠心耿耿保家园。

横批:金睛火眼。

我们报社几个年轻编辑一次又一次笑得东倒西歪。

我笑着说,鲍老,您这对联不对仗啊。

鲍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对不对不要紧。

我说这扯不扯,几年前看着不顺眼,现在就能顺眼?

岳母很严肃地说,那可说不定,此一时彼一时,万一现在顺眼了呢。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放鞭,主要集中在午夜前后放。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嘛,喜庆喜庆,老祖宗的传统,咱不能忘是不是?

鲍老放鞭,别有一番情趣。

起初,他放的是两毛钱一响的小红鞭,后来改成一千响的大地红。都不是一次性放完。谁家都没放,他先放,噼啪噼啪,放了前半截。后半夜,等所有人家都放完了,他把后半截拿出去,噼啪噼啪,再放一通。

鲍老说,这样显得咱家放得多啊。

我当时以为鲍老说的是实话。现在却不一样了。很有可能鲍老只是随口说说,逗我们玩儿。

两年前,鲍老为离世的老伴儿写了一篇长长的怀念文章,加上儿女写的三篇短文和全家人的几十张照片,自费印成一本书。

鲍老坐到老伴儿坟前,抚摸着书的封面,哭了很久。那天是他老伴儿的一周年忌日。

昨天岳父岳母到我家做客,饭桌上不知怎么谈起鲍老。我这才知道,为了打听李光辉的手机号,鲍老费了老大的劲儿,先找到我岳父,再找到我岳母,又找到我夫人,最后想到我。

那么着急找李光辉干吗?

岳母说,鲍老的外孙女,三十多岁了还单着,听说李光辉的儿子也没成家,他想撮合一下。

噢,是这样。

岳母说,其实两人几年前谈过一回,互相看着不顺眼,黄了。

我说这扯不扯,几年前看着不顺眼,现在就能顺眼?

岳母很严肃地说,那可说不定,此一时彼一时,万一现在顺眼了呢。

品有余味

刘恩波

汪曾祺

说,袅袅不散。

据说苏格拉底临死之前,还在专心研习乐谱,有人对此不解,他却说你不懂的东西,任何时候弄通了,都是学习的过程。

可见品质来自热爱,成于坚持,通于达观和信仰。

《一代宗师》留下几句话,“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其实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磨炼、洗礼和升华的见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对艺术真谛的崇尚和追求,内化到心里,就是创造性阅读的必修功课。

有一年,作家马原在上海拜访了翻译家汤永宽,跟这位资深翻译家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汤永宽在访谈里面说过一系列有趣的话,其中有这样两句:“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两次时间给你的。说得好听点、哲学一点,塞纳河的河水不会两次流过巴黎。”

看到这首诗一般的警句,让我想起他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卡夫卡的《城堡》,我浏览该书的大体印象是,卡夫卡就像一条流逝的河,带着时代和人性的泥沙,越走越远。可是在某个拐点,他笔下那些镌刻生命烙印的水,却又会在你的心头,迂回折返。换言之,关于《城堡》,我们的阅读是一次过往的造访和亲历,在那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作品留下的影子和余韵,作为那个特定年代人类精神探索的标记,成为历史的回音,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学标本。

作家舒国治憧憬“距离遥远之后的美”,在我看来,这大概是另一种品评和余味。

现代人追求即时效应,干什么都需要当下回报。甚至就本应该稍微超拔一些的文学影响力而言,也搭乘上了获奖和排行榜的专列,似乎离纯粹的欣赏和阅读趣味越来越远。汗牛充栋的书籍出版,更是将品质和品性扔在了一边,这是文化过剩的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泛滥化的症结。

如今很怀念文学阅读“品有余味”的感觉和享受。书不在厚,作品也不在多,只要贴近了人的精神韵味和存在境界的底蕴和触感就好了。

读董桥、读迈克、读舒国治,就是有那种淡淡的文化余味与乡愁,在历史插叙之间、人情世故之间,茶余饭后略带闲情逸致的谈资中,让人发现,触摸到精神之美的丰盈、勃发与璀璨。

办公室的桌面上放着舒国治的《流浪集》,没事时就瞄上几眼,看那月白风清,关于走路、喝茶与睡觉的话题,闲闲散散的,飘飘荡荡的。人到中年,他还深情回味咀嚼着杰克·伦敦18岁时的好奇与热血,“我躺下来,以一张报纸做枕头。高高在我上方的,是眨眼的星星,而当火车弯曲而行,这些星群便像在上上下下地画着弧形;望着它们,我睡着了。这天过去了——我生命所有天里的一天。明天又是另外一天,而我依然年轻。”

沿着舒国治的思路,我们生命和精神的流浪曲折回环,似乎永无终点!

大雪从山顶落下(组诗)

大 梁

以及
是否落对了地方

以后

如果久坐
在风中,在石上
黄昏还是来了,我对黄昏的执拗
超出晃动的风
当阴影覆过来,林间四处漏风
我什么都看不到
就闭目,垂头,什么都不再看

而黄昏还在继续
以至在睡眠中做梦
那是多年前的事
那时,我总是猜测
现在的景
现在,我却总想当初
但不再预测今后
风时疾时徐
我已不太在意

山里的集市

毛驴驮着箩筐
在半遮半掩的晨曦中

经过系花头巾和黑围裙的人群时
打几个响鼻儿

嘈嘈的喧哗
像没散去的薄雾
毛驴的鬃毛上
淌着光亮
人们干净的话语声
沿着连绵的山坡起伏
一直延伸到炊烟深处

集市素描

太阳一出来,地上的影子
就深了
炊烟的影子浅
稀疏地散落在
一声高一声低的雪花里

临街的青石、红瓦、小二楼
在路边柳树枝条间来回晃动
只有鸟鸣不在意
只有那些人,也不在意
他们谈笑风生

仿佛这样的早晨
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本版插画 胡光文

在梨树沟

是这样的,每天都是如此
那只我不认识的,白肚羽毛
棕红色颈项的鸟
最先将我唤醒
啁啾的声音比含露的群峰翠
阳光还没有出来
氤氲的薄雾散落在山间
这时候,我什么也不想
与那只鸟靠得越近
越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
山里人
像一棵被勤快的雪水清洗过的
干净的柞树

爬山

我简易的彩钢房周围
四面邻山。夏天
每一座都葱翠欲滴
每天望见它们,我的心
怦跳得厉害
雪后,我一闲下